

試論侯文詠《危險心靈》中展演的校園空間意涵

徐禎苓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生

摘要

空間在文學作品中多半帶有隱喻或象徵之意，侯文詠把校園風波經媒體拋到社會脈流裡，貌似單純的教育機構，延伸為權威系統的表徵，其中內蘊或外延的多重關係，它複雜的概貌，構成一個巨大的隱喻和象徵體系，潛入文學的底層結構，生發了相應的文化與文學的意義。《危險心靈》中，校園師生之間爆發的衝突，因媒體渲染，問題移轉至整個國家教育政策，成為紊亂的戰場，亦為人性試煉場。此外，校園場景還繫聯著家庭，追尋自主與愛的教育，在追尋的過程，亦是另一種隱喻。本文論述即是透過文本中校園所展演的空間意識，深掘其所示的「尋找／失落」的雙向隱喻。

關鍵詞：《危險心靈》、空間、現代小說



壹、前言

台灣校園小說幾經五〇、六〇年代的戒嚴閉鎖，至八〇、九〇年代的教改浪潮，其中校園風波在八〇年代開始起社會不小的關注，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吳念真執導的〈國四英雄傳〉演繹重考班的真實生活和考生心裡寫實，引發不小的震撼。至兩千年，執政者改朝換代，教育方針隨之更動，學校的因應措施，家長的焦躁不安，加上升學功利尚未弭息，總總問題浮現，使得政策飽受爭議。

然而，這些主宰者往往是成人，在教育方針下生活的真正主角實為莘莘學梓，面臨一系列教改，首衝的是為國中生，對於升學應試、教材銜接等皆承受莫大壓力，是否該有聲音詮解他們的生活與自白？於是，張大春、侯文詠、張耀升等作家不約而同取國中學生為角色，透過角色展演青少年面臨學校體制或升學機制的衝突、焦慮與磨合，挖掘升學主義下最為深刻的人心癥結，在層層的象徵中堆疊起學生的世界。

異於張大春透過回眸的姿態，以頑童戲謔式口吻窺看傾斜的現實；或張耀升以鬼魅書寫，揭示反烏托邦式的想望／妄；而侯文詠——一個能洞察甚至寫出白色巨塔裡幽微龐雜之生態的醫生作家——將關注視域轉以至校園時，他一併將白色巨塔那套書寫模式嫁接至《危險心靈》，校園書寫和政治修辭糾纏不已，甚至牽扯家庭倫理觀念，在論述上涉及政治上的兩黨、家庭中的兩代、同儕間的兩性面向，這種二元思維，也繫連著社會制度，使我們的世界呈現二元對立空間，私人空間／公共空間、家庭空間／社會空間，由此展演出文學與社會議題之敘述。

往往空間在文學作品中帶有隱喻或象徵之意，侯文詠把校園風波經媒體拋到社會脈流裡，貌似單純的教育機構，延伸為權威系統的表徵，其中內蘊或外延的多重關係，它複雜的概貌，構成一個巨大的隱喻和象徵體系，潛入文學的底層結構，生發了相應的文化與文學的意義。校園師生之間爆發的衝突，因媒體渲染，問題移轉至整個國家教育政策，成為紊亂的戰場，亦為人物成長試煉場。此外，《危險心靈》一書的校園場景還繫聯著家庭，追尋自主與愛的教育，在追尋的過程，亦是另一種隱喻。以下將藉小說展演之紊亂的抗辯戰場、人性試煉的園地、追尋人本的校園淨土三類空間意識，進行論述。

貳、紊亂的抗辯戰場

校園環境意象豐富，繁多的知識檢測，或是額外習得炫目的技能才藝，區分出「強者／弱者」之間的利害關係，一方面是競技場的鏡射；尊師的倫理觀，蘊蓄師生之間呈現「上／下」的權威關係，以及家庭背景，促成同儕之間「富者／貧者」的階層關係，一方面是社會的復刻。更重要的，老師對於學生的態度往往憑藉考試，若說考試是高度儀式化，是一種書寫權力，「學校變成一個不斷考試的機構」，「考試自始至終伴隨著教學活動。它越來越不是學生之間的較量，而是每個人與全體的比較」¹因此，考試蔓衍出變相的教學型態：老師對於小傑成績退步的懲罰，實因為小傑未若其他同學參與老師

¹ 參見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1992），頁 184-185。



私下的課後補習。然而老師的冷嘲熱諷，學生往往循老師予之褒貶來取決同學好壞，這種判斷並非一定指學生的人格，更多時候是成績，這也加深同儕鄙夷眼光。透過小傑的夢境，展示心靈困頓：

四周是會不斷擴大的監獄，我就在監獄裡面跑著，野獸也在監獄裡面追著。……回頭看那些野獸，牠們竟都長著我熟悉的臉，從班導、生教組長、到訓導主任、校長、邱倩，還有郝老師、老媽的臉都有，凌空而下的禿鷹，也都長著同學的臉……。²

夢是心靈的自然產物，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兩者之間因生產或轉化的過程介入，使夢重組，混亂的成分加以重新組合連貫的敘述形構，並將意義加以隱藏、削弱或扭曲，乃至夢變成待須解碼的象徵性文本。學校宛如監獄，師生在牢籠內生活，鏡映出體制的禁錮，師長的壓迫，同學的欺侮。而現實生活上，老師的差別待遇，再再為這場校園戰爭預留引線。

隨之，小傑申訴校長，校長站在成人立場側看老師處置學生，不願插手控管此事，彷彿社會上人民請願長官，卻無從獲得合理的答覆，推辭予他者處理，申訴問題最後回到肇始者(老師)手上。老師氣憤地辱罵小傑，也拐彎抹角羞辱小傑母親，導致小傑憤懣地推倒老師，這個舉動「撞倒了老師的尊嚴以及師生之間既有的倫理傳統(頁 202)」，在教師傳統權威衰替之際，教師的選擇權威僅具功利性質，而非道德約束性質，學生可能產生退避行為，形成一種反抗教育的意願，³揭示教師原有的制度化地位(institutionalized position)產生動搖。

校園失序問題並不單純只有學校和老師，或是教育政策需待調整，身為家長者亦同時為改革的主體。「家」原是人性的孕育和人格養成場所，唯今日社會雙薪家庭、單親家庭增多，親子相處時間變少，家的教育功能漸萎縮，遂將教育職責交予老師。一旦小孩在校遭受委屈，就唯學校是問，質疑老師的教學方法出了紕漏，如此小傑母親為孩子遭懲處一事，與老師一番唇槍舌戰。其中詹老師一席話，點出教育體制的缺陷：

詹老師冷笑著，『這個扭曲的環境不是我造成的，我也感不了這個扭曲的環境。空喊理想的老師、家長很多，無奈的教育人員更多，我只是務實地教導小孩怎麼在這個扭曲的環境下求生存而已。我敢說，就算換了再多的教育部長、甚至總統，十年內也不可能有人能夠改變這樣的環境。……』(頁 119)

然而，小傑母親卻都忘了，最初是透過家長會委員的引薦，拜託讓小傑進入詹老師的班級，只因為他帶了多年的升學班，屢創亮眼榜單，所以家長們紛紛送孩子進魔鬼訓練班，願老師嚴格策勵學生，只為了讓小孩可以入一流學校，準此，家長依升學率優劣取決老師的好壞。「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不難想像當詹老師私下為學生補習時，家長願意出錢，也大方租借場地，那麼，這些家長未嘗不是體制下的共犯？矛盾的是，小孩

² 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皇冠文化，2003)，頁 164。之後本文引用不另加註，隨文標註頁碼。

³ 林清江，《教育社會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1)，頁 302。



無法適應這種生存模式時，家長只好暫時脫離體制與之抗議，老師站在升學主義立場為自己辯護，雙方抗辯，看法相左，卻難分對錯。

從教室裡冒出的煙硝味，漫延到整個校園，媒體介入，讓保守、低調的校園因之產生罅裂。擁有第四權的媒體，原擔任監督角色，卻因小傑母親身為媒體人之姿，挪用人脈使新聞作為自己控訴的媒介，風波於焉擴大。其中固然引起教師、學生們兩極化的反應，站在成人一方批判，或處學生一方反抗。然而當學生走出校園，風波另闢戰場，他們集結於教育部前和街道，釀成學運。多重關係由此衍生，盤根錯節，齟齬雜沓，構成千迴百轉的社會網絡。

新聞是具有重要性或趣味性的事情的新近報導，這種報導必須正確且適宜。⁴從最初媒體認真檢討教育改革問題，經時間拉長，失去議題性後，學運成為一齣荒謬鬧劇，特別當戰場離開校園後，教育被政治消費，加上電視、報紙報導，成為舉國關注焦點，政府面對中輟生、嗑藥販毒、暴力事件等校園問題變得敏銳，而這些問題還是回扣家庭教育一環，實難以在短時間內根除，於是抗辯演變成政治角力，黨派之間誰比較負責任。

校園原是社會化的學生競爭場，仍與社會隔絕一道牆，《危險心靈》卻打開校門，跨入真正的社會，將台灣媒體亂象，政黨競技場展現出來，問題經炒作，可屢未獲解決之道，這場風波注定無解而終。作者企圖透過戰場的移轉，學生、家長與老師之間的衝突變質為政黨爭奪，形成越趨紊亂的辯詰戰爭，作為一種對教改與媒體的諷刺。職是之故，校園作為一場域，一個被結構的社會空間，這樣一個力量場域擁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作用在這空間內部，有著永遠不變的不平等關係，恰也是一個競爭場域，為轉換或保存此一力量場域。

參、 成長的試煉場

盧梭說：「植物由於栽培而成長，人由於教育而完成。」⁵作為一社教場所，學校的功能不僅在傳播文化技能和智力遺產，進一步灌輸學生面對廣大社會的新角色行為，教育對社會的規則和權威遵從。如此封建結構的校園是社會一種具象的空間類型，籬笆內伏著青春少年叛逆、躁動不安的因子，師長是規訓的執行者，透過不斷的柔性教育、訓斥、紀律等方法，灌輸價值標準與規範，使學生乖順，且在做戒作用⁶下，將學生自動擘分為好／壞，即服從／背逆兩種類型，是以小傑在導師課堂上看漫畫，而被罰在教室外所顯現的，校園透過鐘聲規定學生作息，違者罰之；此時，教室作為一種懲罰場所，透過公開懲罰舉行灌輸紀律符碼的儀式，將罰與法聯繫。

然而，面對升學功利主義，有的學生默然接受，成為體制底下的一部分；有的則叛離制度，選擇出走，或找尋破除體制的方法。同為詹老師底下的學生，遭逢一連串魔鬼訓練式的上課模式：補習、考試、體罰，而趙胖選擇接受，沈杰選擇逃離，謝政傑(小傑)選擇反抗，都預告著主角可能迷失和冒險。隨後，小傑、高偉琦、艾莉從校園出走，

⁴ 錢震，《新聞論》(台北：中央日報，1966)，頁 35。

⁵ 盧梭著，魏肇基譯，《愛彌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2。

⁶ 所謂做戒作用，其基礎是恐怖，透過教訓、話語、可理解的符號、公共道德的觀念，使集體恐慌，令觀眾刻骨銘心。參看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08-109。



不管過去身為中輟生、不良份子，紛紛踏上學運一途，幽僻的人性在參與過程中獲得了淨化或是沉淪的試煉。故事人物分別以戰士英雄⁷的姿態和凡夫俗子的形象展現，前者為理想主義的建構，後者為對現實主義的追隨，呈示二者精神上的相黜或互補；進而透過人物突顯空間作為試煉場的特性。

(一) 英雄行為的見證

所謂英雄行為在於「破壞當下既成的事物」，而這趟英雄冒險的過程，並非是一種英勇的行為，而是自我發現的生活，⁸或可為「出發—完成—賦歸」的規律。文本中小傑在上課時偷看《聖堂教父》色情(?)漫畫，⁹最後被老師罰至教室外上課，後因老師對自己與母親的羞辱，不單喚醒男性保護女性的本能，本我覺醒。生命中的錯誤舉動，多半是慾望與衝突受到壓抑的結果，¹⁰然，一時鑄成的錯誤可能促成命運的轉向與開啟，召喚一場歷險。

作者透過小傑的眼光，揭發台灣教育弊病：新幹事儘管歷時小學至大學學習國文，卻不會寫作文，通篇錯字，辭不達意；小學生豢養蠶寶寶原是要觀察其成長變化，體悟生命奧妙，最後學校卻無妥善措施處置生物，反而變成殘害；建構式教學造成學生不會算數學等，總總教學方式，以考試為依歸，引人入文件領域，這些文件俘虜人們，束縛人們，僵化學生思想。

校園作為一成長園地，而成長的過程必然經過試煉之路，無論是權力結構或友情的，顯現精神層次的躍升或墮落。小傑沉迷網咖，藥頭高偉琦領小傑出入 PUB、嗑藥，隨之認識中輟生艾莉，架設網站做非法事業，點出青少年生活的紊亂面。他們進出被師長認定的不良場所，看似黯淡的未來，侯文詠卻不偏執地描寫青少年的晦暗人性，許是曾經在教育孩子的過程受到挫折，請益子敏時，贈言於侯：「每個生命都會給自己找出路」，¹¹曉此大義，侯文詠對於這群主角懷有憐憫之心，艾莉是電腦奇才，小傑妙筆生花，高偉琦家世富豪以致可出國念書，讓他們各自擁有得天獨厚的天賦或境遇，揭示「教育的目的不就是讓每一個人都發掘出自己特別的地方(頁 259)」的真諦。

抗爭是激情的、浪漫的，其目的性與超越性無非是落於學生的全體福祉，然而，當理想一旦從理論跨入實踐，便墮向理想的悖逆面，成為一種非理性的力量，使抗爭者的追尋，呈示一種不可以理喻的狀態，原本崇高的情操變得岌岌可危。小傑針對不適宜的教育體制提出反抗，要求「學習權」¹²，母親、郝老師、議員等人從旁協助，作為反抗的助力，共構成抗議團體。大眾傳播的威力，使得小傑頓時成為名人，還參加政論節目，

⁷ 本文在此將英雄設定為勇於破除常規，為尋找理想教育而奮不顧身的人物。

⁸ 神話大師坎伯(Joseph Campbell)歸納英雄歷險的架構，詳見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1999)，亦可參看坎伯著，梁永安譯，《英雄的旅程》(台北：立緒文化，2001)。

⁹ 本書為日本寫實漫畫名家——池上遼一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講一對年輕人為了重建日本的未來，周旋在黑白兩道向上爬升的故事。只因為裡面女生人物較多，衣著較清涼，便被師長認為色情漫畫，故在此補綴一問號。

¹⁰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頁 280。

¹¹ 侯文詠，《我的天才夢》(台北：皇冠，2002)，頁 145。

¹²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内容，學習權除了學習讀與寫的權利之外，還包括了持續質疑與深入思考的權利，想像與創造的權利，閱讀自己本身的世界而編纂其歷史的權利，使個人與集體發達的權利，和獲得一切教育方法的權利。(頁 80)



然而，「電視新聞已經變成了純粹的娛樂事業(頁 276)」，他吶喊理想，反淪為被政客選舉所操弄的政見，抗議民眾在戰場上的狂熱與激情，迥異的結果恰成了「背馳」與「歸返」的辯證。

來自中學生的純真呼喊，不過現實往往比想像的雜亂許多，改革的價值與意義落於「追尋 / 失落」的無效性抗頡中。若說「死亡是覺醒」¹³，悲劇印記並非僅是英雄與環境之間的衝突，遇沈韋自縊，沈韋母親哀慟地責怪小傑，他陷於憤世嫉俗的情緒裡，卻又忖度革命所遺留下的傷痕，改革本是一種理想建構與崇高精神，然而當掙扎於激情失控、理性喪失等黑暗漩渦時，其間固然存有他對於自我的迷失：

明明是一樣的人民，說著一樣的言語，為什麼當我們相互喧嚷嘶吼時，彼此卻無法理解領會呢？難道，阻絕在我們之間，讓我們無法溝通的渴望，竟也是另外一座逾越了上帝禁忌的巴別塔？

小傑，你有沒有想過：這些日子以來，你真正想說的到底是什麼呢？(頁 280)¹⁴

跨出校門，歷經許多事情後，心智啟蒙。小傑的捫心自問，說明學運的弔詭與失控；亦是自己對於真理與價值的再思索，令人惶惑社會文化與制度如何做一有效的沿革？

當小傑重返校園，被同學、家長排斥的窘境，英雄最終也窮途末路，這並非全屬抗爭之惡，人性試煉的路程不免偶有心靈困厄或迷航。遭遇同學離去，老師們不授課時，小傑幾度的低落，幸賴彭老師的協助：

(彭老師)她正在電話上為了我的事情與別人爭吵著。……等掛上了電話，她沒有說什麼，只是用力地擁抱著我。

『小傑，記住老師的話，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她放開我，定定地看著我，

『你一定要好好讀書，讓自己好好長大，知道嗎？』

只有在那一刻，我才看見眼淚從她的眼眶裡面湧了出來。(頁 270-271)

英雄通往終極體驗與事蹟前的種種試煉，所象徵的是那些領悟的契機，其意識得以擴展。意欲更新社會的小傑，挖蝕根深柢固「上 / 下」的權力結構，認為教育應該做「對的事情」。他在抗議廣場或節目錄影現場，宣揚教育理念，浸酒神狀態般的迷狂世界，毀壞校園規則、教育機制，然而，抗議僅是一時的醉狂，一旦回歸現實，一切如故，令人反感。義務九年國教仍得完成，最後，小傑轉學至他校，待領悟教育體制的「惡」，他噤口，未復言。畢竟，他從各種毀謗、排擠和攻訐中努力存活下來，並戰勝試煉者的挑釁，然而，動機與結果適得其反，聲嘶吶喊的理想卻遭人誣蔑，英雄該選擇不屈不饒的抗戰，抑或沉默以對？侯文詠未把結局寫死，留下空間讓讀者想像，自行延續主角的生命。

(二) 凡俗生命的映現

¹³ 坎伯著，《千面英雄》，頁 278。

¹⁴ 此句下方標點為原文標注，以為深刻、強調之用意。



故事除小傑為發展主線之外，其餘配角點綴，代表學生對於教育體制的多元看法。相對於趙胖與汝浩等一般同學乖順體制，不斷念書與競爭，在無止境循環中完成教育義務；艾莉和高偉琦選擇悖離教育機制，他們叛逆姿態增添文本另一個思考向度，兩者帶出家的場所。巴舍拉將家視為最初空間，塑造往後我們對外在各種空間的認識，其中經驗格外強烈。況乎家是人生第一所學校，黃宗羲言：「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而家庭教養失當往往造成子女心理畸形，「當一個家庭開始生病時，問題會先出現在最脆弱的孩子身上(頁 294)」。蓋因艾莉身分特殊，艾莉呈現離異家庭的子女多表現出孤僻和怯懦的性格；家庭缺陷，寄人籬下，受到親人的冷落，來到學校又飽受師長、同儕歧視，得不到眾人的尊重與喜愛，在複雜的刺激下，她開始離家、逃學，向他處另覓容身所。直到小傑出現，她以女神之姿，運用神乎其技地電腦能力，助小傑推動學運，而學運一舉反讓小傑如英雄救美一般，救出成人墮落世界中的艾莉，使之得以重返校園。另者，高偉琦雖生長優渥環境，但聞父親背德的人性，而心生逃離。當他投入學運之中，不遺餘力地助小傑，該是脫離校園後，一種成就感。他的英雄情結溯源於追慕小傑，在他充滿孺慕的眼神中，見小傑從推導老師，至勇敢地訴說心中願望，儼然是一個英雄人物，而偶像崇拜固然是對某種價值取向的認同，卻反顯出個人心靈的缺陷和不足。高偉琦選擇一條「擬英雄」之路，模倣小傑抵制惡劣環境的英勇精神，與俗界生活拉開距離，只是他刮壞生教組長和訓導主任的車子，誤以為暴力即可解決事情：

『學校那些人就是欠教訓啊，』高偉琦理直氣壯地說：『他們以為是你(小傑)幹的，不是很好嗎？這個功勞我可以讓你沒問題。』(頁 220)

宛若李達，高偉琦粗豪魯莽的性格，反抗性強，一付大義凜然的模樣。隨後，他出面自首，記者們爭相訪問之，他表達自己「對教育環境和體制的不滿(頁 147)」，義正詞嚴地要喚起大家改造台灣教育，這個舉動透過電視傳送出去，引起抗議學生們熱烈迴響：

艾莉帶著兩個跟她看起來一樣可愛的女生，在台下像瘋狂的粉絲(fans)一樣喊著：『高偉琦，我愛你。』她們三個人拿著兩台數位相機，拍啊拍個不停。……一時之間，所有掌聲、叫聲、哨聲統統響了起來。(頁 254)

這種行為或可看成是戰勝平庸的表現，藉由群眾的附和，凡俗的高偉琦以超凡的英雄小傑作為喚醒自己的他者，以此設置自我的光輝面，好似一種超越自我的英雄行為，由俗轉聖。不過，最後，台北市教育局長下台，詹老師也辭職，暴亂使學運被迫終止，而小傑由聖返俗，英雄神話煙消雲散。逮一切賦歸平靜，艾莉與高偉琦皆返校園，前者馴服於台灣教育底下，完成國民教育義務，實踐回流教育¹⁵，由叛離返向認同的學習鎖鏈；後者則踏上同沈杰、Pepe 一樣的道路，負笈他國，轉換學習場域，逃離不適的台灣環境。

¹⁵ 所謂回流教育，即讓有社會經驗的人再回來讀書，也許也是弱勢學生能夠讀書的一個機會。參看〈給想學習的人機會——侯文詠、李家同對談教育問題〉，侯文詠官方網站，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10.htm，2010.06.25 下載。



校園生活亦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即個體根據身心基礎及發展要求，在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中，獲得所屬社會的各種行為規範、價值觀念、知識技能與行為模式，並將其部分內化為自身個性特徵的過程。¹⁶其中接觸的對象由單純的社會背景(學校)過渡到複雜的社會背景，且生命的過程不斷出現親人、教師以外的成人，這些作為制約因素和影響渠道。侯文詠針對筆下的主角與「危險」現象作一闡釋：

主角小傑的心靈很危險，因此他才會招惹出這些事，並且承擔這些事情。很多安全、乖乖牌的心靈只是默默承受，他們可能感覺不到這些承受的背後是多麼龐大，必須像小傑這樣具有危險心靈的挑釁才可能把背後這龐大的一切暴露出來。糟糕的是，構成背後這更龐大的一切，其實是更多更危險的心靈，包括父母、老師、政治人物等等，這已經是整個社會整體性的問題。¹⁷

《危險心靈》所示，較諸成人世界的老謀深算，以掠取最大利益為考量，所有的出場都是幾經預謀與反覆的演練；艾莉與高偉琦雖以壞學生之姿與不良行為介入小傑的學運之中，僅管在校園內屬於邊緣人，被師長、同學忽視的對象，但他們在校園這個人性試煉場上，經一番淘洗，揭顯他們的義氣與真誠，為了朋友奮不顧身，在他們身上可見人性善良的本質，在升學功利主義下，仍保有純真的信念。真誠與偽善，令人不禁反思對好/壞學生的普遍性價值觀，也看見他們生命型態的定調。

肆、 追尋人本的教育淨土

地方是在權力脈絡中被賦予意義的空間，校園作為社會和文化的產物，亦是政府實踐策略之場所。學生依附教育政策生活，從最初填鴨式教育，到西方教育理論引入，繁複的教學課程新興。教改無非是要鬆綁，把過去以國家為主體的教育改變成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實際上，教育政策卻依隨政黨更改而提出新的政策，教科書原一綱一本變為一綱多本、聯考升學轉為多元入學等，老師、學生望著莫衷一是的教改方案，思忖如何應對，如此，反而加重學生負擔。出生在六〇年代的嘉義，侯文詠的求學生涯，在那段痛苦的 K 書的日子裡，他曾立下心願：「有一天如果我有能力，我要廢除掉聯考！」¹⁸韶光荏苒，換成他的小孩這一代承受升學歷力，看著他們沒有變得更輕鬆，過去那個願望條忽明晰起來。而今民主意識抬頭，學生們走上街頭，呼喊「我們要用真誠、勇敢，還有快樂來改造台灣的教育(頁 254)」，欲追尋理想的園地。

當成長主要的地景——校園被書寫時，實帶有主觀性視角，亦是敘述者生命主體對於空間的體認和回應。以下擬從家/校的錯綜聯想、紙鶴隱喻、伊甸園的牧歌意象三者，勘察《危險心靈》如何探尋人本的教育淨土。

¹⁶ 傅安球、史莉芳著，《離異家庭子女心理》(台北：五南，1995)，頁 167。

¹⁷ 參看〈專訪侯文詠〉，侯文詠官方網站，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01.htm，2010.6.25 下載。

¹⁸ 相關論述可參看〈給想學習的人機會〉，收錄於侯文詠官方網站，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01.htm，2010.6.25 下載。



(一) 家 / 校的錯綜聯想

家與學校是個人社會化重要地方，經由這兩處培養和發展健全的身心，是普遍大眾成長的空間與經驗。部分學生在變異家庭中難以滿足親人予以的關愛，希冀從校園中彌補失去的部分。不過，在學校，老師不是獨厚成績優異的學子，便是偶一留心偏差的學生，往往後者或表現平庸的學生則易被忽略，久之，「當一個學校生病時，問題會出現在被忽略的孩子身上(頁 294)」，他們對於家和校產生失落，遂出現越來越多的中輟生。

一般提及教育，升學的管道，教育政策似乎較重視普通高中、大學此一脈絡，較少關注技職教育，於是侯文詠主張，若給予孩子肯定和方向，不管一般教育，或是技職教育，他們能選擇各自的教育適性發展，各得其所，這才是正常的教育。¹⁹作者特以艾莉作為此部分關注焦點，望眾人正視技職體系與回流教育，亦曾提出，有人幼時生長在弱勢家庭，迨及有能力工作之後，脫離弱勢；如此，學校開放擁有社會經驗的人回來讀書，使弱勢學生能擁有讀書的機會。此藍圖植入小傑的理想中：

我覺得學習應該是一輩子的事。它應該永遠保持開放，讓不同年紀的人隨時可以中輟去工作，等他需要知識時又回來學習。……求知本來就是一輩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學校為什麼不可以成為我們的人生裡面，永遠都渴望回去的一個家呢？
(頁 295)

校園原該以愛包容所有來自各種家庭的孩子，小傑將校園結合家意象，不僅作為教育者的身分，還有守護者的多重面貌。家是充滿理想，充滿道德意義的地方。有助於理解家的一個起點，或許不是家的物質展現，而是一個概念。家是一個在精神和物質上組織起來的空間單位，藉以滿足人類的真實與感知到的基本生物社會需求，此外還有更崇高的的美學政治渴望。²⁰學生自主意識高漲，挑戰校園權威的行動，碎裂監獄般的桎梏，訴求以國中生為立場去規劃地方，危險的心靈和單純的請願，以及生命的啟蒙合一。校園以家的原型為召喚，將學習競爭場上偶爾造成的挫敗感，或感受人性的幽暗面，轉置為對家庭的孺慕深情，家 / 校的錯綜聯想，是作者在文本中投射意識形態的實踐。

任何地方的構置，都不斷重述人和空間、人和人、人和建築的關係。理想國的建築、言語的出現或消亡，都已折射這重重關係。小傑、高偉琦、艾莉心中本懷有人本的教育淨土，想像的地方，烏托邦思想，及表達無數人民的渴望，都在激活的政治上扮演要角，因此現實與夢想之間，映顯社會的景況。他們努力在校園尋找自我歸宿，盼望它可以脫離監獄夢魘，改造為愛與真誠的場所，所以小說中的校園最後仍是寬容的姿態，削弱權力結構，幻化為家園的象徵，一種回歸與重生的成長園地。

(二) 紙鶴隱喻

各族群都有象徵性的物件或圖騰，以示其精神領導，或是物件崇拜，諸如殷商以鳥為氏族標誌，排灣族以百步蛇為部落表徵等，透過具體物紀錄族群的集體故事，自我認

¹⁹ 詳見〈給想學習的人機會〉。

²⁰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頁 175。



同的依歸，鉤挾社會系譜，表現「物具有穩定及規律心靈的心理作用」，「代表一個人和其他人連結的繫帶」，²¹而這個物的意義往往依恃空間獲得彰顯，故《危險心靈》以紙鶴為學運的「封面圖像」，詮釋校園風波的物象與行動。

小說中小傑抗議的動機源於想像化的自主校園，雖理想在悖舛的世界中晦明不定，但他尋索的心意和抱負未消滅，祈願校園如廣袤的藍天，展翅翱翔的鳥成了他渴盼成為的對象。取諸自然界的鳥為文本隱喻，精神浮碼不斷出現，傳達敘述者追求自主、人本的校園空間。相較於動態的飛鳥，抗議場地豎起的大型紙鶴作為靜態的物象，人與物件連結，傳達人深層的靈魂。小傑在抗議的過程屢獲援助，藝術學校美工科送來一隻由印有抗爭報導之報紙製成的巨型紙鶴，表達支持，深化改革教育的意志；加上異議群眾藉由摺紙鶴把愛心、關心、希望等所有抽象意念全部集結一起，表示對孩子們的祝福和聲援。

習俗素來以鶴表長壽，尋鶴以觀其意，藉由鶴與中國文物的比附，不啻鳥本身被賦予自由的意涵，鶴如此仙禽超凡的身分，為小傑英雄形象的具體外現，亦為學運群眾尋找樂園的烏托邦圖騰，不斷滅的改革意志；此外，在東方世界，摺紙鶴用以表祈福、祈願，於是支持者瘋狂地開始學摺紙鶴，又新聞媒體重複播放摺紙鶴的畫面，還在電視上摺紙教學，使得源源不絕的祝禱化為紙鶴形式進入抗議廣場，表述其他群眾給予的關懷，投射「紙鶴精神」。

當紙鶴堆積如山，SNG 攝影記者為求新聞的精彩度與可看度，提議焚燒紙鶴，以捕捉高峰行動(peak action)即活動高潮的動態圖片(emotional picture)，高刺激性的圖文效果，攬閱讀者的目光。焚燒一舉不若神諭形象中火與宗教或天使世界的聯繫；²²《危險心靈》的世界與神諭象徵相反，侯文詠透過戲謔性仿作(parody)，對現實生活模仿，從而挖苦藝術的小題大作，而在火的世界中若非純潔得完美無瑕的人，是誰也無法通過的，²³正為一種試煉，呈現主角人物對於理想追逐的生命樣態。小說中抗議現場民眾情緒激昂，燃燒紙鶴，以致警民衝突，紙鶴被亂竄的人群、水柱噴得從地面揚起，在空中翻飛，紊亂不堪的視景儼然是烏托邦廢墟，飛鳥只是精神烏托邦的召喚。這場校園改革彷彿「夏天的漂鳥，到我窗前唱歌，旋即翩然而去」²⁴，此即拆解紙鶴隱喻後，所得到另一層失落的意義。

(三) 伊甸園的牧歌意象

校園藉由家的想像，以及改革與摺紙鶴的活動，引伸出新的感知空間，那是一個看不見清楚疆界，卻可以真實感受學生內心波動的想像國度。進入校園，是一種逃離和追尋的混合，然而校園風波投映出追尋者嚮慕的異域世界(other world)，則《危險心靈》構設切換或過渡世俗空間與理想空間的媒介，在悠揚的樂音中通往夢想國境。

沈韋在會場上清唱〈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這首歌除了是他的純真自白，也成為這場抗議的主題曲，引起眾人共鳴，攜手合唱，為內心訴求。富雷斯(Simon Frith)指

²¹ 黃應貴，〈導論：物與物質文化〉，收錄至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頁 20。

²² 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天津市：百花文藝，2008)，頁 206。

²³ 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頁 215。

²⁴ 泰戈爾著，麋文開主譯，《泰戈爾詩集》(台北：三民，2007)，頁 11。



出：「歌詞的作用如同言語和言語行為，它不單單承載著語意學上的意義，而是一組聲音的結構，標誌著感情的記號和角色的印痕。」²⁵既然歌詞為內心情感的詮釋，〈阮〉中門、窗作為通往伊甸園之道，被侯文詠取之，借沈韋之口，提醒迷失或冒險中的主角人物們，無論是成人國度，還是青少年世界，是否都該敞開心懷、和平溝通，以共逐人本教育的淨土。〈阮〉之作詞人王昶雄曾解析此歌詞意蘊，想我們內心擁有一扇「無形」的門窗被打開後：

第一，一定會看見平生想要看的東西；第二，將可以突破自我，不斷地更新、進步；第三，人與人之間便會推誠相與。那麼，社會有的是一片和諧，不再有欺騙和暴戾之氣了。如此這般，如果打開心靈的門窗，就會看是怎麼的念頭，很自然地出現了。²⁶

心靈釋放，走出象牙塔後，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心愛彼的人」、「故鄉的田園」、「青春的美夢」，以此喻一切美好事物。歌原為作詞者針對人際關係疏離冷漠，競爭和摩擦的社會作一回應，不啻為眷顧鄉土之作，亦屬充滿希望與鼓勵的樂歌。由來歌曲傳唱自然把屬於族群性的共同情感和集體記憶保留，故老歌往往能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抒民情悲歡，成為人們心靈寫實的象徵，它更能跨度時間，在不同的時代重生不同的詮釋和意義。〈阮〉一曲在《危險心靈》書中脫胎於往昔對於農民故土的述懷，而作為追索伊甸園的力量，不畏阻撓，對抗教育不義、暴力的牧歌(pastoral)意象。況乎〈魏風·園有桃〉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²⁷胸中苦悶發之於樂，歌者唱出心中伊甸園，在西方傳統中伊甸園(Eden)被賦予樂園(paradise)意識，為理想化的自然邦土，正為歌者寤寐嚮往之處。而這趟行程終究是他們尋找認同、召喚淨土的朝聖之旅，歌曲的意義因而在於守護子民，帶領群眾走向應許之地。

伍、 生活在他方——代結語

遙隔九十二年，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吶喊：「救救孩子！」同為醫生之姿，侯文詠也挽起袖子，以銳利的筆刀，精巧的技術，剖開危險校園，劃開病態社會。他為教改把脈，診斷無可救藥的荒誕，並化身為家長，哀哀呼求：「救救孩子！」在《我的天才夢》裏，侯文詠顧盼來時念書點滴，將經驗移植至《危險心靈》，並進一步將經驗擴大，廣納當今教育問題，作為批判。鄭明嫻在《通俗文學》說明：「通俗文學背負著社會的索求，所以呈現實用性質，作品中所敘事情讓讀者以為是真實人生的再現，可資生活的借鑑。」²⁸即使《危險心靈》不是一個真實故事，但作者試圖從文字中重構一個真實的教育事件，藉由校園空間的展演，鏡照出教育體制的闕漏，且由此產生對想像覺

²⁵ 轉引自杜偉瑛，〈從「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談王昶雄的歌詞創作〉，

http://www.au.edu.tw/ox_view/edu/taiwan/meeting/g_4_16.htm#_ftn56，2010.6.25 下載。

²⁶ 王昶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台北：草根，1996)，頁 22。

²⁷ 朱熹集註，《詩經集註》(台北：萬卷樓，2006)，頁 51。

²⁸ 鄭明嫻，《通俗文學》(台北：揚智，1993)，頁 42。



宮的辨析，而後讓讀者積極反思：如何改變現狀？

現實的不滿派生出追尋的力量，便是一種烏托邦，而教育淨土的想像已然根著在小說人物心中，並召喚出使命感，甚至使人前仆後繼為此犧牲。然而，小說中的人物寄託於理想校園的美好想像時，卻在淘洗探尋中赫然發現這只是一場「荒謬的抗爭」，呈現校園所展演的空間意識竟是「尋找／失落」的雙向隱喻。儘管如此，對於一群熱血青年而言，正因為熾烈的情感而萌生改革動力，夢寐的生活總是裁剪現實而成型，誠米蘭昆德拉如是說：「對一個充滿憧憬的年輕人而言，周圍是沒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總在別處。」或可為注疏。

附：參考書目(按作者姓氏編排)

一、專書

(一)一般著作

- 王昶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
- 林清江，《教育社會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1。
- 侯文詠，《我的天才夢》，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
- 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
- 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台北：聯合文學，1993。
- 張大春，《野孩子》，台北：聯合文學，1996。
- 張耀升，《縫》，台北：木馬文化，2003。
- 傅安球、史莉芳著，《離異家庭子女心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
- 鄭明嫻，《通俗文學》，台北：揚智，1993。
- 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 錢震，《新聞論》台北：中央日報社，1966。

(二)外國著作

- 盧梭(J.J. Rousseau)著，魏肇基譯，《愛彌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作，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主編，梁永安譯，《英雄的旅程》，台北：立緒，1999。
-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2003。
- 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 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著，麋文開主譯，《泰戈爾詩集》，台北：三民，2007。

二、碩博士論文

- 林容萱，《大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以侯文詠長篇小說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09。
- 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三、網路資料

侯文詠官方網站：<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瀏覽時間：2010年6月25日）

杜偉瑛，〈從「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談王昶雄的歌詞創作〉

http://www.au.edu.tw/ox_view/edu/taiwan/meeting/g_4_16.htm#_ftn56（瀏覽時間：2010年6月25日）

